

反正都能飞

李长声自选集·文学及出版

李长声 著

| 文治堂 |



满屏错别字

苍鹰误作了苍蝇

反正都能飞

阅读日本文化，绕不开李长声

陈子善、傅月庵、毛尖等强烈推荐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反正都能飞

李长声自选集·文学及出版

李长声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本书系旅日华人作家李长声三卷本自选集中的文学及出版篇。作者在此卷所选文章中,对日本文学史上一个个闪耀的名字——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太宰治、坂口安吾、井上厦等如数家珍,也说岩波书店、角川商法,笑谈出版那些事儿。所叙内容沿着现代史的回路,由远及近,由作家而至出版,通过人类进入印刷文明后文化流水线的生产与销售两端,勾画出整个日本现代文明的表与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反正都能飞 / 李长声著.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7

(李长声自选集)

ISBN 978-7-313-17352-2

I. ①反… II. ①李…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22000 号

李长声自选集

反正都能飞

著 者: 李长声

出版发行: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200030

出 版 人: 郑益慧

印 制: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1230 mm 1/32

字 数: 169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书 号: ISBN 978-7-313-17352-2/I

定 价: 58.00 元

地 址: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电 话: 021-640712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张: 8.125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 0512-68180638

序

援笔写序，适逢端午，漠然想起一首诗，是去国之际以壮行色的，曰：

龙年竞舟日，逐浪到扶桑。

禅定似初入，童心未尽亡；

勤工观社会，博览著文章。

归棹十年后，知非一梦长。

所谓“十年后”，并非“十年一觉扬州梦”或者“十年老尽少年心”的学舌，当时真有点壮怀激烈，但是我属牛，跟共和国同生同长，年将不惑，也不免怀有十年过后怎么样的莫测与惴惴然。期以十年，殊不知岁月荏苒，几度端午几度中秋，一晃竟侨居日本三十年。

对日本的感受，老外当然和本国人不同。羁旅日久，便少了游客的惊诧，乃至处“震”不惊，有人把日子过得仿佛比土生土长的主

人还红火，乐不思蜀。欧美人嘲笑日本：写一本“母国这么差，日本这么好”的书，出版社定会抢着出，轻松赚个一千万日元。颇多中国人都能写或者已经写出了这样的书，虽是异邦，也恍若“多半是情人眼里的脸孔，把麻点也全看成笑靥”（周作人语）。听说日本有人得“巴黎症候群”，特别是女性，旅游或移居法国却发现跟自己从传媒及文学得来的印象与憧憬不一样，深受文化性冲击，竟精神失衡。好像我们中国人凭着四海为家的气概，从不曾发生“东京症候群”之类的适应障碍。不过，也有个现象蛮有趣：北美移民口口声声说“我们北美”，而住在日本，即便已归化，一般也不说“我们日本”。大概这就是中国人对日本的感情纠结。

常听说，日本是熟悉的陌生人。周作人说过：“我们在日本的感觉，一半是异域，一半却是古昔，而这古昔乃是健全地活在异域的，所以不是梦幻似的空假，而亦与朝鲜安南的优孟衣冠不相同也。”异域陌生，古昔是熟悉的，熟悉的古昔果真健全地活在陌生的异域么？或许不过是流于表面的错认、误解。

网上流传一句话“崖山之后无中华”，据说是史学家内藤湖南的高见，不知确然否，他倒是有一个说法，可以撮要为“应仁乱后有日本”。这样讲的：“大体上为了知道今天的日本而研究日本历史，几乎没必要研究古代的历史，知道了‘应仁之乱’以后的历史就足矣。那以前的事只让人觉得和外国历史大同小异，而‘应仁之乱’以后是直接触及我们的真的身体骨肉的历史，确实知道了，可以说对日本历史的了解就足够了。”

关于“应仁之乱”，通说是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无后，让胞弟义视还俗接班，但翌年正室日野富子生儿子义尚。富子是日本历史上三大坏女人之一，托靠武将山名宗全，策谋义尚当将军，而武将细川胜元辅佐义视，势不两立，应仁元年（1467年）京都爆发了战乱，波及全国，长达十一年。世无英雄，诸侯们打来打去也不知究竟为何而战，京都却几乎被夷为平地。寺庙神社和贵族、武家的大宅院大半焚毁，文献资料化为灰烬，全盘从中国拿来的制度及文化破坏殆尽。在内藤湖南看来，这下子日本变成了一张白纸，才开始写最新最美的自己的历史。信其言，那么，从“应仁之乱”以后的日本来看，“虽是外国，但其文化的基本与中国同一，所以无论远看近看，都没有多大惊异”这说法就不大靠谱，虽然是周作人说的。

“应仁之乱”是日本历史的转折点，其后即步入战国时代，京都荒废一百年。1582年因部下造反被困在本能寺的织田信长自尽，曾为他把草鞋揣在怀中焐热的丰臣秀吉统一了天下，对京都施行历史性改造。筑堤掘壕，把市街围将起来，又强迁寺庙，集中到东面，沿鸭川构成“寺町”，北面高处又形成“寺之内”，大概也不无以寺庙御敌的用意。有些地方遗留了旧貌，但整个平安京失去对称构造。工商业者聚居的下京劫后残存，复兴并发展了京都的商业。当时人口只有十余万，后来城市不断向外围扩展，寺町也沦陷，以致现而今外国人赞叹日本的寺庙、坟地以及参天古木紧挨着生活。江户锁国二百多年，明治以来也几经天灾人祸，再加上现代化建设的破坏，我们走进京都一眼就看见长安残影、大唐遗风，“非现今中国所有”（周作

人语)，只怕是看走了眼。到日本找中国文化，思古之幽情可感，但需要先做好攻略的反而是中国的历史知识。

知日难，难在我们自以为知日，还难在能否历史地冷眼看日本。足利义政禅位给义尚，全不顾“应仁之乱”造成的民不聊生，大兴土木，在东山营造山庄。大权在握的富子敛财如狼，不给赋闲的义政出钱，以致山庄的银阁外壁只涂了漆，徒有其名，想来当时是黝黑发亮的。久经风雨，别具沧桑感，这就是“侘寂”之趣。义政他爷爷义满在北山修建的金阁若不是被人放火烧了个精光之后重建，后来又再度贴金，恐怕也早已剥落如癣，“侘寂”乎山水之间。鲁迅有感于土财主把土花斑驳的古铜器擦得精光，写道：“例如希腊雕刻罢，我总以为它现在之见得‘只剩一味醇朴’者，原因之一，是在曾埋土中，或久经风雨，失去了锋棱和光泽的缘故，雕造的当时，一定是崭新，雪白，而且发闪的，所以我们现在所见的希腊之美，其实并不准是当时希腊人之所谓美，我们应该悬想它是一件新东西。”所以，金碧辉煌的金阁是“近于真相的”，而银阁该当作“一件新东西”。金阁的辉煌与银阁的枯淡合起来才是完整的日本之美，特别地强调枯淡，无非为有别于中国文化的传统审美，终归是自卑的心理作怪。

说到日本的特性、价值观，其实大部分是在战败后经济恢复及发展被欧美惊为奇迹而不可一世的心态中编造的，近乎伪传统。某学人批评：连夏目漱石、森鸥外都不读，谈什么传统。如今倒像是我们中国人在替他们读，不仅读明治，而且读江户，日本朋友瞪大了眼睛：古书啊，那么难读的！我们读的是翻译成现代中国话的，甚至就

当作今天的日本读。20世纪80年代后半大陆掀起出国潮，随波东渡，三十年来始终是一个旁观者。虽然有关心国家大事的积习，但毕竟没有选举权，也没有被选举权，用周作人的话来说：无公民的责任，有寓公的愉快。开门七件事，当今又多了一事——写。说是“写”，实际在各种键盘上敲打。聚会时围桌玩手机，大都是不知肉味的模样，令举箸者茫然。日本最容易引起中国人喟叹或扼腕，写起来往往带有使命感，主题先行。寻寻觅觅，总在他山之石，或者浇自家胸中块垒，对日本说好说坏就免不了偏激。似乎小日本任谁都可以随意“敲打”，我也敲打了不少。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刘佩英总编认为这些鸡肋般的观感还算有滋味，嘱我选一选，以飨更多的读者。赵斌玮、杨揄熹、樊诗颖几位编辑费心尽力，帮我编成了三卷。天生的漫漶而无所归心，什么书都随便翻翻，什么事都想知道点儿，自以为知道了就敲敲打打，鸡啄米似的，真不好归类，总之写的是日本。美编把书装帧得这么漂亮，谁不想翻开来看看呢。可不是败絮其中，这点儿自信和良心咱还是有的。

李长声

鸡年（2017）端午于东瀛高洲

目 录

001	漱石那只猫
011	芥川不语似无愁
021	漱石和嫂子
025	永井荷风的东京
031	从暗夜走出来的路
040	暧昧的川端康成
045	教科书中的太宰治
049	大江的私小说
056	作家的无聊故事
059	刀光闪处见虚无
064	武士衣冠市井情
070	庄八的家康

075	池波贺年片
079	重读松本清张
083	井上厦的品格
088	宫本辉其人
094	北海道的渡边淳一
100	关于多崎作的作
103	村上春树与雷克萨斯
107	《1Q84》还有4？
111	从史学到文学
116	武士小说
121	左手毒行
124	巧骗读者

130	警察的两难
134	旧书店血案
139	城市中的推理·推理中的城市
144	文学散步·散步文学
150	在日
153	文章读本八十年
159	书为谁评
163	惜栌庄
167	作家与图书馆
171	作家的无奈
176	旧书的标价
180	书有金腰带

185	学译谈艺
193	文学奖的特色
198	对谈·鼎谈·座谈
203	文学忌
207	编辑与作家
212	岩波茂雄的书店
225	一代杂志王
230	角川商法
240	醉翁之史（卢冶）

漱石那只猫

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秋，夏目漱石给弟子写信，道：“只汲汲于眼前，故不能进。如此苦于当不上博士，苦于当不上教授，乃为一般。百年之后，成百博士化为土，成千教授变作泥。我是想以吾文留传百代之后的野心家。”

岩波书店1927年刊行岩波文库，头牌是夏目漱石的《心》，绵绵八十年，出书达五千四百种。2005年统计读者所爱，漱石有几部小说上榜，《心》位居第一，《少爷》第二，《我是猫》第四，《三四郎》《旅宿》《此后》《门》也都在百位以内。新潮社自1952年出版文库版《心》，五十余年印数达六百万册；每临暑假，都要增印十多万。一百年过去，与漱石同代或后来“留名青史”的作家大都不过是文学史上的存在，而漱石仍然被人们捧读。他的“野心”没落空，怕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学家鲜有能比。

长篇小说《我是猫》问世当年就有教科书节选采用，战败后的1950年代，所有语文课本都拿漱石的小说或随笔当教材，乃至“鸥外

与漱石”成为高中课本的一个单元，从而奠定了漱石是人民（日本叫国民）作家的集体意识。不过，改元平成（1989）以来篇目逐年减少，2002年漱石作品从初中课本里消失，《文学界》杂志为此搞了个特辑，标题是“不见漱石、鸥外的语文教科书”。近年来只有几种高中课本选用《我是猫》或《少爷》这两部作品。作家是一国的语言教师，文学教育是审美的，也是道德的，当文学教育转向培养读写能力的文章教育，可能夏目漱石的作品就过时了。

我们中国人读译本，夏目漱石的小说晓白如话，这是拜译者之赐，明治年间的日语被译成现代中文。日本人读漱石，大概比我们读鲁迅难得多。漱石是美文家，如鲁迅所言，“以想象丰富，文辞精美见称”。他的文体属于汉文学系统；所谓汉文学，并不是中国文学。譬如汉诗，对于漱石来说，不是“吟”，而是“作”，他是用日语创作日本的汉诗。日本说“诗”本来指汉诗，有别于和歌、俳句，但19世纪末叶被取自西方的新诗鸠夺鹊巢。漱石汉诗的汉味儿远远比森鸥外纯正。文艺评论家谷泽永一推荐活用汉字入门书，列有漱石的《虞美人草》。据说漱石写《旅宿》之前重读了《楚辞》，满纸汉文词，如珠如玑，我们中国人傻看都会有美感，却难为了当今假名（注音字母）横行的日本读者。

漱石文学是日本近代文学的巅峰。令人不解的是，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这两位赫赫有名的现代作家都著有“文章读本”，教人写文章，广征博引，却只字不提夏目漱石，缘故何在呢？

夏目漱石生于1867年2月9日，阴历一月初五，为庚申之日，迷

信说此日降生，将来是大盗，可以用金取名改变宿命，于是他本名叫金之助。同年，2月13日明治天皇登基，11月第十五代德川将军把大政奉还天皇家，日本历史便跨入近代。漱石一岁被送人，九岁又回到本家（户籍是十多年后才回归），难有归属感。为了读汉籍，从公立中学退学，入私塾二松学舍。明治维新后改革开放（日本叫文明开化），全盘西化，汉学过时，担心将来靠它吃不上饭，又改学讨厌的英语。不过，汉诗文的兴趣与素养已沁入心脾，伴随终生。二十四岁入帝国大学英文科，毕业后任教于高等师范学校，年俸四百五十日元。一年多辞职，赴松山的中学当英语老师；月俸达八十日元（校长为五十日元），或许他远离京城真是为赚钱出洋。在地方辗转四年，倒也为日后创作《少爷》体验了生活，积累了素材。1900年，三十四岁被公派留学，本来已经有好似被英文学欺骗之感，在伦敦两年更觉得“英国人很蠢”。归国任帝国大学英文科讲师，教授英文学概说。漱石不大有授业解惑的才能，学生从来不爱听，大概这也促使他投教鞭，事笔耕。

1903年漱石迁居，房子是森鸥外以前也住过的。第二年，跑进来一只野猫，赶出去又进来，一个老太太说，这只猫爪子底下也全黑，是福神哟，漱石之妻便收养了它。果不其然，岂止给夏目家招财，更是给日本近代文学招来了一部不朽之作。1905年1月1日，日本以惨重的代价占领旅顺，打败了俄国，此日漱石发表《我是猫》。写道：“我是猫，名字还没有。”这只被遗弃的猫登场就撇清老子可不是人类，然后，“高高在上，批判人，冷笑人，揶揄人”（这是当时

对漱石的批评)。“喵”一声惊人，接着又发表《少爷》《旅宿》等，风格各异，展现了多彩的才能，一时间“文坛成了漱石一个人的舞台”，从此人气在大众当中经久不衰。至于那只猫，死于1908年，被埋在后院的樱树下，漱石题写了俳句，并函告友好，但忙于执笔《三四郎》，没给它开个追悼会。

当今畅销书动辄超百万，但漱石在世的时候，全部作品的印数累计也不会超过十万册。《我是猫》具有符号论的价值，一说漱石，人们就想到那只“猫”。不过，写这个小说的缘起不在猫，而在于高滨虚子。漱石海归，神经仍然很衰弱，甚至连家人也当他疯了，他就不费话辩解。虚子等友人劝他写东西换换心情，便写了《我是猫》。俳友（俳句之友）集会上，虚子朗读，笑声满座，于是发表在虚子主编的《杜鹃》（杂志名来自正冈子规的“子规”，但写法不同，故译作“杜鹃”）。题目叫“我是猫”，还是叫“猫传”，漱石游移不决，虚子建议叫《我是猫》。他还给删改了好些“赘文句”，以致第一章读来似不如以下章节恣肆汪洋。并不曾在意文坛，不过是想写就写了，原定就一期，却一发而不可止，断续连载了十期，使这个俳句杂志也一度转向小说。

人们为这只“猫”查找血统，众说纷纭。譬如英国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劳伦斯·斯特恩的《项狄传》，德国霍夫曼的《公猫穆尔的人生观》，皆上榜。日本小说家大冈升平把英国卡莱尔的《衣服哲学》推定为《猫》的样本。这种阅读联想很自然，但动物拟人化更像是日本的古老传统，绘画也好，民间故事也好，司空见惯。

读《我是猫》，那种叙述腔调，特别是开篇，也让人不禁联想日后鲁迅的《阿Q正传》。

时人分析漱石风靡的原因，有二：一是用谁都能懂的文章写谁都常有的事，再是笔调滑稽，有俳句之趣。漱石主张：文章以趣味为生命，文学是吾人趣味之表现。文学越发达，在某种意义上越是个人的东西。不充分展示强大的人格力量就不能说是优秀的东西。他并不把文坛看在眼里，半个月写就《旅宿》，给弟子写信，说“这样的小说是开天辟地以来不见其类的”。还说过：“是在与世间普通所说的小说完全相反的含义上写的。只要把一种感觉——美的感觉留在读者的头脑里就行了。此外并非有什么特别的目的，也因而既没有情节，也没有事件的发展。”

《我是猫》也不是“给人读故事的普通小说”。究竟什么是普通小说呢？那就是自然主义文学。当时自然主义文学流派勃然而兴，大有掌控文坛之势，漱石不与为伍，就成为一个反动。自然主义派群起围攻，把《我是猫》贬为“高级落语（单口相声）”，尽管有意思，但读完头脑里留不下任何印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以小说《破戒》开启自然主义文学的岛崎藤村，有人加以比较：漱石写作快得惊人，而藤村写作之慢也够惊人的，但前者不忠实于作品，相反，后者的忠实很让人满意。漱石好用“自然”一词，却讨厌自然主义，讨厌以小说《棉被》确立自然主义文学的田山花袋所主张的“赤裸裸暴露自己”。一言以蔽之，自然主义文学不用想象力，不加虚构或修饰，完全照生活实际自我表白，而表白的每每是通奸、乱伦。这可算犯罪，